

◇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东进西游后，大水也退了，父亲就回到了金洲。这时候癌痛剧烈，一阵阵来袭，疼得他咬牙切齿，但依然扛着不呻吟。我看得心痛，想转移视线，就提议到周边去走走，其中一次是去洪镇谢伯伯家。

谢伯伯是父亲的战友，大父亲一岁，当年89。我曾在县档案馆查到一份档案，是父亲填写的，上面写有1950—1954年父亲当兵，证明人就是谢伯伯。谢伯伯转业后回到洪镇区，后来当武装部长。我小时候随父亲到山里看奶奶，多次去过他的家。1979年我高考失利，父亲带我去找谢伯伯，联系复读的事，当年没办成，到翌年春上才通知去上学。我提议去看谢伯伯，除了父亲的原因，也有谢恩的考量。

父亲高兴。过山口镇时，说：“谢伯伯的大儿子顶职后，在这里食品站工作，九几年我跟他在这里喝了一顿酒，都喝高了。我说，你后来到食品站工作错了。谢伯伯说，家里穷，以为那里福利高，哪知退休后每月少二三千。”

到了谢伯伯家，就见谢伯伯坐在门口，看父亲来了，慢慢撑起来，流着

前几日，同表哥聊天，说起大姨和姨夫至今未阳，令人佩服。表哥有点不以为然：“他们又不出门，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日子。”仔细想想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多月，总要买菜买东西。表哥说，年前，他给二老送菜，大姨不让他上楼，是姨夫下楼的。“不还是和外界接触了吗？”表哥笑道：“我爸是个相当仔细的人，他重新踏进家门，一定是严格按流程消毒的。”我想了半天，觉得大姨和姨夫应该是相当不怕麻烦。

最近发现，身边有不少朋友是这轮疫情的“不阳人”。有一阵，我对自己那么早就中招有点不甘心。但逢“小阴人”，总要问，你有啥高招。听下来，不外乎勤洗手、进门的物品用酒精消毒、用盐水洗鼻漱口。家里有人阳了，戴好N95口罩，门把手之类勤消毒……这些都是专家一直在宣传的，我也都尝试过。区别在于，我是心血来潮型选手。哪天事情一多，人一急，除了勤洗手，其他的，在我眼里就是多出来的事，能精简就精简了。但病毒不是省油的灯，我精简了，它立刻乘虚而入。

房子绝对是一个传说，更是一种传奇，被岁月演绎得扑朔迷离，回肠荡气。池莉的发轫之作《烦恼人生》就是围绕“房子”展开的。作品的第一句话好像是“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”，房子的逼仄，使作品中的夫妻俩居无宁日，小孩子的尿尿声加哭声，总是引出夫妻俩的“剑拔弩张”。

房子也是我的理想。这些年来，我四处租房，随时搬家，但那几十箱书籍，每次都变本加厉地威胁我有限的毅力。而像我这样的穷人，又哪敢轻易将自己多年节衣缩食购置的“资产”随抛随掷。可惜我老了，面对挑战，自觉力不从心，不像以前，年轻，自由，经常跳槽，有无数的变化和可能。

我小时候，其实就是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有一天我的理想是拥有一所房子。有很多年，理想两个字莫名其妙地让我振作激动，我为自己设置了许多艰苦卓绝大义凛然的奋斗目标。尽管我曾经想象过，要住在一所看得见大海听得到波涛声的房子里，白色的房子，最好是像希腊爱琴海

◇ 闲乐城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棠棣之会

泪说，听说你来，我就坐在门口等。父亲说，说好了就必须来，下次你再到我那里走走。就相互搀着往家里走，背影像两颗烧光了能量的恒星。

他们吃力地坐下来，相互打量，放心了，就开始说话。那谈话几乎是吼着的，这让他们非常吃力，但即使如此，还有不少话听不清，他们就用眼睛求助我。我就对着他们的耳朵吼，那传话有一种时间的残酷感。

谢伯伯说，班长后来见过吗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？扛机枪的大个子40多岁就死了。父亲说，李孝荣走我不知道，李庆旺走我去了，安庆城里十几个人都走完了，怀宁县也就剩下你和我。数着数着，他们就不作声。我说，你俩约好，都活一百岁，不许当逃兵。谢伯伯说，不许当逃兵。父亲说，你还有十一年，我有十二年。他们都笑了。

谢伯伯还说，我还打麻将，四个人，一个87，一个86，一个74，凑一个桌子，我总是输。父亲说，我有胆囊炎，

这里痛得厉害。谢伯伯掀开父亲的衣服，在胸上按一按，又走到对面看墙上的黄历，回到座椅后没有说话。据说谢伯伯懂中医，有偏方，曾到山上挖药，治好了不少人的病。

谢伯伯搀着父亲说，我们去看照片。就缓缓地走进房间。墙上有谢伯伯夫妻的合影照。他摸着照片说，是前年2月走的，她走了，我住六次医院，一次在高河，五次在安庆。父亲说，还是老样子，仁慈。谢伯伯的眼泪就流了出来。

饭后，他们不得不告别，就捏着彼此的手，表示要常走一走。我知道这是父亲的诀别，谢伯伯的来日也可能不多了。

一个月后父亲去世。年底我回老家，又去洪镇看谢伯伯。他穿着厚棉袄一个人木然地在晒太阳，我吼了好长时间，才让他反应过来是我。我原本想了解他们战友那段棠棣之情的，但看到这种情形，只好放弃，永远地放弃。

翌年三月，谢伯伯去世。他的大儿子说，他没有留下任何话，他们可以在天上说话了。我答，他们不寂寞。

究竟麻烦不麻烦

倒也不能说，做到这些就能完全隔绝病毒，坊间还有“易感体质”和“抗感体质”的传说，但至少多了几道防线。如此看来，怕麻烦，往往才是更多麻烦的开始。

我有一位在美国生活的同学，三年来，美国N轮新冠疫情，她一次都没中招。请教秘诀，她说，她到家就洗澡；疫情严重时，外出穿过的衣服，回到家，要么直接放进洗衣机，要么挂到阳台上；拿进家门的物品先消毒……末了，还叮嘱我：“要养成习惯，这样就不觉得烦了。”现在想来，秘诀就在最后一句。

我曾自诩是个不怕麻烦的人，教娃娃读书，特别耐烦。她遇到的数学难题，我都会静下心来仔细研究。我检查女儿有友的作业，细致到一丝不苟，像抓虱子一样抓她作业的毛病。发现做错的，定会叫她重来，弄懂为止。在

其他家人眼里无比麻烦的事，我却干得乐此不疲。有时，我甚至自嘲，此生读了三遍书。自己一遍，跟着女儿一遍，接下来还得跟老二小友再温故知新一遍。为何这件事，自己能坚持多年不怕麻烦？对子女的学习，我比较上心、用心，也成了习惯，倒也是真的一点都不烦。

读沈从文先生的书，发现他很喜欢用一个词“耐烦”。他写文章也确实耐烦，汪曾祺先生就曾在《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》中回忆，“沈从文先生特别爱改自己的文章，他的原稿，一改再改，天头地脚页边，都是修改的字迹，蜘蛛网似的。”

忽然觉得，耐烦是一种很好的生活习惯，会生活、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，也是那群不怕麻烦的人。说到底，怕麻烦，大概是我们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麻烦。要问我新年有啥新目标，我想，其中之一就是做个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全方位耐烦之人。在生活回归正常之时，也要让我的日子变得更加耐烦，更加丰富有趣。

房子

边那种纯白的，有蓝色的窗框。至于房子有多大，里面有什么，在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住在一起，则一点想法也没有。而且，想过也就算了。那时候，我志向高远，最不济也不至于将房子当个理想来追求。年少无知有一股很巨大的力量，当时以为世界是自己的，到后来才知道对于这个世界，我是如此微不足道，世界可以随时忽略我，而我却不能。这个发现使我倍感沮丧。

我想起来了，我敢于理直气壮地将房子作为理想来追求，是因为我读到了北师大精于音韵、文字、训诂之学的已故教授刘盼遂的话：“要学业上有成就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。第一，要专心致志；第二，要书多；第三，要生活安定。”刘盼遂在北京西单拥有一个安静的门首书有“居之安”字样的院落。这样的院落，眼下一千万不知能否买下来。虽然我这辈

子是不可能在学业上有成就了，但还是很认真地将这段话抄了下来，觉得这是过来人讲的老实话，有生活的阅历在里头。而且，1966年风暴起来时，刘盼遂就被街道里的红卫兵关了起来。可见，非常时期，要想居之安，是极不容易的，不是理想是什么。

数年前的一个黄昏，我念叨着自己的房子让人心里安宁、沉稳，去一个小区看了看。那是一个再偏远不过的小区，那里的旧楼竟然也要三四十万才能买套小的，而且，我竟然连个首付也凑不齐。

在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，我想过了，一个人不能一辈子为了一套房子而奋斗，尤其是不能拿剩下的那几乎可以看到底的半个辈子与房子作斗争。“房子首先是房地产开发商的理想，然后才是我们的理想。再说租房搬家，真的不是什么坏事，至少说明你拥有新的选择，有新的激情。”我这样宽慰满脸不悦的妻子。

后来，作为外来民工，为了孩子能够顺利上学，我们到底还是买了房子。